

我一直觉得,教育者最美的姿态展现在循循善诱的育人过程中,更藏在孜孜不倦的阅读生活里。而校长恰恰需要以这样的生命姿态,影响师生的成长生态。特别是在书香校园建设中,校长的角色不仅是管理者,更是阅读的示范者、资源的统筹者和文化的培育者。曾经从县中走出来且与我有一段搭档时光的郝校长,便是手不释卷的管理者,更是将阅读融入治校的领读者。他的“领读力”让我敬佩的同时,也激励着我做好一所百年老校里的领读者,让学校教育生长出沉静而深远的力量。

**从“个人阅读”到“全员阅读”。**“读书的时间是挤出来的。随身带着书,处处可为读书台。”这不仅成为我的自身要求,更成为一种校园文化的倡导。作为管理者,我们利用碎片时间阅读,通勤途中、工作间隙手不释卷,必然会无声地传递出“阅读即生活”的态度。而从个人示范到团队文化建设,实现全员阅读需要学校系统构建。我们通过任务驱动引导经典阅读,以政策支持激励分享读书心

## 以最美姿态“秀”出阅读生态

□ 薛党鹏

得,借家校协同凝聚读书育人共识,让阅读真正从校长的个人爱好转化为学校的集体行动。当“处处可读、时时能读、人人爱读”成为校园常态,“享受乐趣、感悟人生、获得成长”就自然成了师生的精神底色。

**从“舍得投入”到“智慧配置”。**“书籍是学校最值得投资的财富。”这一理念需要校长以切实际行动去践行。我们将购书券、购书卡作为教师的节日礼物,建立“师生推荐—即时审核—快速采购”的图书补充机制,明确教研组长在学科专业书籍遴选中的责任,都是为了“思想”以最快的路径抵达师生案头。在我的推动下,教育部推荐的相关书目、权威教育报刊推荐的新书等得以及时入馆,每一本好书都能精准抵达校园读者手中。如此,图书资源智慧配置,学校藏书不再沉睡,好书真

正“活”起来,书香自然成为校园里流动的好味道。

**从“以书为礼”到“书香育人”。**书籍是最好的礼物,也是润物无声的育人载体。“校长接待日”时我为教师题赠专业书刊,“校长茶话会”上让学生自选心仪读物,家校研讨会上向家长赠送家庭教育经典……这些细节的背后,是我“以书化人”的治校追求。好学校就应该在校长的引领下,构建起生生不息的阅读生态。教室读书角、走廊图书架由学生自主管理,读书分享从校园延伸至家庭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学校建立“以书为奖”的激励机制,把各类比赛、评优的奖励都和经典著作挂钩,让知识的价值被看见、被尊重。当书香弥漫校园里的每个角落,教育便在潜移默化中发生。

**从“阅读输入”到“写作输出”。**写作是教育的沉淀,是教师专业成长

的必由之路。尽管我是数学教师出身,写作水平一般,但我依然坚持读下去更要写出来。作为校长,我将搭建教师专业表达平台当作分内之事,积极行动。学校定期编印教育教学反思集刊,鼓励教研组推出电子刊物,支持优秀教师著书立说,让个体的阅读积累升华为可分享的思想成果。更具深意的是,学校为从教20年、30年的教师编印个人作品集,并由校长作序。这一举措不仅是对教师职业生涯的礼赞,更将个体教育智慧沉淀为学校集体财富。从阅读到写作的完整闭环,让书香校园有了可见的生长印记。

好学校的样貌各不相同,但一位真正重视阅读的校长必定是其文化灵魂所在。当校长以阅读者的姿态躬身入局,以引领者的视野系统推进,书香便不再是口号,而成为滋养师生生命的日常空气;当书香成为校园的底色,教育的本真就在这片土壤中自然生长。

(作者系正高级教师、特级教师,陕西省西安中学校长)

## 一页书“翻”出两园香

□ 潘伟锋

校长阅读,领的不是书目,更是方向、氛围、习惯与品格。我曾先后担任浙江省余姚市梨洲小学、余姚市第一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党支部书记、校长。一校是城乡融合的新建校,一校是文脉绵长的百年老校。多年来,我以自身阅读为引领,以空间再造为基础,以活动创新为抓手,以评价改革为保障,带领两所学校走出各具特色的书香校园建设之路。

**校长先为读书人:以自身阅读点亮校园阅读灯。**校长不读书,就没有资格引领师生读书;校长不深耕,就不可能建成真正的书香校园。在梨洲小学,我以“携东南之风,绽书香红梅”为文化愿景,把书香校园建设作为促进教育公平、厚实办学内涵、提升育人质量的突破口,用阅读为每一个孩子点亮前行之路;在实验一小,我把“书香氤氲校园,经典滋润童年”作为办学坚守,让阅读与百年校史、学官文化深度融合,让书香成为校园最鲜明的标识。

我坚持走进课堂,走进读书社团,带头荐书、带头分享。在晨诵时间与学生共读经典,在读书节上担任“首席朗读者”,在教师例会上开展读书微分享,在家长会上传递亲子阅读理念……当校长手不释卷成为常态,校园里的读书声自然越来越响亮。

**重构校园阅读场:让目光所及皆书香,举手之劳可阅读。**阅读的发生首先需要适宜的土壤。我着力推动校园空间全域化、场景化、生活化改造,把两所学校都打造成“没有围墙的图书馆”。如在梨洲小学打造“转角遇到书”的阅读场景——在教学楼转角处设置形态各异、色彩温馨的“快乐读书吧”,引入电子阅览室,实现纸质与数字阅读互补。在实验一小优化图书馆功能布局,丰富藏书种类、完善借阅机制,打造班级特色图书角,常态化开展好书推荐、图书漂流……当书香无处不在,阅读便自然而然走进孩子心中。

**创新领读新举措:让全员共读、全程沉浸、全域开花。**书香校园建设要以常态化、多样化、课程化的实践,让阅读可参与、可体验、可展示。我立足两校校情,分层设计、分类推进,形成覆盖全员、贯穿全程、联通家校的阅读生态。在梨洲小学,我推行“一日三

读”常态机制:晨诵启智、午读养心、暮赏留痕;每年策划为期一月的“诗书悦读节”,开展书签制作、插画手绘、童话剧展演等分层活动;同时推动教师“夜学”“暑期好书分享会”、家长亲子阅读讲座,实现师生共读、家校共读。在实验一小搭建“班级—校级—家庭”三级阅读联动网络,每年12月定为校园文化月,经典诵读比赛、图书跳蚤市场、作家进校园等成为固定项目;班级层面鼓励教师各显神通,低年级依托统编教材“和大人一起读”,“快乐阅读吧”开展亲子共读,中高年级开展“翻读吧”,图书君“图书漂流”,我是朗读者”让朗读成为校园最美的声音。

我还推动阅读进课程、进课堂。组织教师创编分学段校本阅读手册,为阅读教学提供路径;依托周三社团平台开设绘本阅读、经典诵读、名著欣赏等社团,语文教研组研发《基于语用的语文拓展学习手册》,开展整本书阅读活动。

我们还不断创新形式,让阅读从“静态看书”变为“动态体验”。梨洲小学的童话剧表演、阅读画报制作,让原本不爱读书的孩子因表演、因绘画而走近书籍;实验一小的图书跳蚤市场,让学生在交换分享中感受阅读的快乐。我始终坚持:阅读不只是文字输入,更是表达、创作、展示与交流。

**构建长效新机制:以科学评价护航阅读行稳致远。**我打破“以考代读、以赛代评”的功利化导向,构建过程性、激励性、多元化阅读评价体系,让阅读回归滋养心灵、丰盛生命的本真。在评价主体上推动全员参与、多元共评,将教师、学生、家长均纳入评价体系,常态化开展“书香少年”“书香班级”“书香家庭”评选;在评价内容上坚持过程导向、习惯为重,以阅读存折、成长记录、成果展示等方式,记录学生阅读轨迹,让阅读收获看得见、可感知;在评价方式上突出激励为主、榜样引领,其中实验一小学生文章年均发表500篇以上,两校均获评“浙江省少儿阅读基地”。

阅读,让不同家庭背景、不同起点的孩子,拥有了同样的成长机会;书香,让两所特质各异、拥有了同样温暖的育人底色。  
(作者系浙江省余姚市第一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党支部书记、校长)

特别策划

# 书香里的“领读力”

阅读是门槛最低的高贵,书记、校长(统称“校长”)应是那个最先推开大门的人。随着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的深入实施,阅读已不仅是个人修行的私事,更成为国家文化工程中的大事。中小学校长则成为“书香校园”建设的首要责任人,更是师生阅读的“摆渡人”。校长如何以自身的“领读力”提升学校的教育力,如何做好校园里的“领读者”,读出好学校的模样?本期特别呈现5位书记、校长的领读故事。



## 眼睛亮了 世界就大了

□ 罗文旭

30多年前,我的高中历史老师崔克宏曾用半节课时间讲《曾国藩家书》。那一节课,我的眼睛亮了,课后我便从拮据的生活费里挤出钱来买了那本书。大学时,历史系罗能勤老师在世界近代史的课堂上推荐肖洛霍夫的《静静的顿河》,下课后我直奔图书馆……毕业后,我又买了一套,读了三遍。

这两段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个朴素的道理:一位教师一次用心的推荐,可以点亮一个学生一生的阅读方向。如今,我成了一名校长。我常常问自己:我的学生将来回忆起中学时代,会不会也有一本让他们念念不忘的书?我的老师,能不能成为那个在学生心中种下阅读种子的人?

**校长要做学校里读书最多的人。**当了校长之后,我似乎成了最忙的那个人。但我知道,如果我以“忙”为借口放下书本,就失去了引领全校阅读的职责。于是我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:每天至少读一小时书。出差的时候,包里永远装着两本书——一本专业的、一本闲书。学校的大小会议上,我总要把自己的读书心得穿插进去,分享我最近读到的好书。

一次例会上,我分享《中国教师报》推介的《教育者的认知升级》阅读心得。一位年轻教师当天晚上发微信给我:“校长,你讲得很震撼,我已经购买了这本书。”那一刻我意识到:校长的阅读不是一个人的事。你读过的每一本书,分享的每一个故事,都可能成为别人打开一本书的理由。

**让教师成为“手不释卷”的榜样。**仅校长一个人读还远远不够。学校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阅读的种子。我常跟老师们说一句话:“学生最喜欢的老师不一定是分数最高的那个,但一定是身上有书卷气的那个。”

马路明老师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,他的诗天马行空,大开大合,富有哲理,这来源于他广泛而深入的阅读。每天清晨他都会和学生一起早读。有学生问我:“校长,马老师怎么是一个行走的百科全书?”我说:“因为他读得多,记得多,想得多。”在马老师的影响下,他班上的学生自发购买书籍,广泛阅读,当然也有许多学生爱上了写作。

这件事让我更加坚信:一个爱读书的老师,就是一座行走的图书馆。他的存在本身,就是对阅读最好的推广。

**给阅读留出“不被侵犯”的时间。**仅有热情还不够,阅读需要实实在在

的时间保障。课间10分钟、睡前片刻等碎片时间阅读,难以进入书中的情境,更无法让心灵与文字深度交融。于是,我在学校推行了一项改革:每周拿出90分钟作为全校的深度阅读时间。这90分钟由教务处统一设计,全班在宽敞明亮的图书馆同读一本书。

刚开始有老师质疑:“校长,这么大的时间用来读闲书,是不是太浪费了!”我说:“开卷有益,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远比当下提高几分有价值。”事实证明,这90分钟不仅没有影响成绩,反而让学生的理解能力、表达能力和专注力都得到了提升。更重要的是,很多孩子在这90分钟里第一次体验到了什么叫“沉浸式阅读”——那种忘记时间、忘记周遭、完全进入书本世界的感觉。

与此同时,我调整了家庭作业的管理方式:所有文化课作业全部在校内完成。学生回家后只做三件事——家务劳动、兴趣特长、深度阅读。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:阅读,从任务变成习惯,从习惯变成热爱。

**让分享成为阅读的“加油站”。**读进去,还要讲出来。讲的过程就是深化理解的过程。我们学校每个月组织一次读书分享和新书推荐活动,地点设在图书馆的“经纬论坛”,分享者要站在两个班100多人面前讲自己读的书、自己的感悟、自己的收获——当孩子站上讲台面对100多双眼睛时,他必须把书读透彻、想清楚、说明白。这个准备过程比任何作业都更能检验他是否真正读懂了。而当台下响起掌声的那一刻,他的成就感和愉悦感会成为他继续阅读的强大动力。我发现很多原本不爱读书的孩子,听完同学的分享后会主动去找那本书读……一个人的阅读火焰,就这样点燃了一群人的阅读热情。

回顾这些年推动校园阅读的经历,我最大的体会是:这件事没有捷径,只有笨功夫——校长自己要带头读,读得比老师多、比老师深;校长要舍得把宝贵的课堂时间安排给阅读,顶得住“影响成绩”的质疑;校长要花心思设计评价机制,让爱读书的师生被看见、被肯定;校长要跑前跑后,协调场地、调配资源,解决一个个具体的问题……我坚信:一所学校如果校长爱读书、老师爱读书、学生爱读书,那这所学校一定是一所有灵魂、有温度、有未来的学校。

(作者系正高级教师、甘肃省华亭市第二中学党委书记)

## 在生命化阅读里“遇见”童年

□ 陈春华

生命中总有一些书与人,如灯照亮前路,让我们与真理、善良、美好相遇。40年阅读史亦是我的精神成长史。长期阅读拓宽思维、滋养情感,助我逐步完成精神的进阶,也创造了我的精神原着。

**阅读,烛照生命成长。**35年前,18岁的我站上家乡小学的三尺讲台。引路人武修玲老师为我打开苏霍姆林斯基的《给教师的建议》,让我深信“阅读是打开儿童心灵的窗口”。我在班里设立图书角,开启每日自由阅读。学生胡文因沉浸阅读而成为作家,她后来告诉我:“谢谢您用一本《儿童文学》为我播下作家的种子。”

30年前,我来到深圳深耕语文教学13年,坚持契合课标要求培养学生的独立阅读能力。每周五学生会分享自己喜爱的书,周末还会去书城遇见好书。日复一日,文字成了生命的滋养。这便是生命化阅读的雏形:点燃兴趣,让孩子循内心寻找生命之书。在这样的浸润中,我见证许多孩子因阅读而绽放:酷爱文学的万易成为电影剪辑师,10岁读《悲惨世界》的齐予成为建筑设计师,理性沉静的石膏走上医学研究之路……阅读,真正烛照着每一段独特的成长。

**教育改善从阅读开始。**2014年,我来到荔林小学任校长。学生万易曾对我说:“您现在可以带领全校学生都爱上读书了。”这句话让我更感责任在肩。也是在那时,我遇到了生命中的点灯人——徐冬梅老师,她以“亲近母语”为题分享理念,“从阅读出发,以母语抵达”深深契合我的心。此后多年,她如灯塔照亮我母语教育与阅读推广之路。

在荔林小学,我确立了“阅读立校,全人发展”的战略,以“相信阅读相信爱”为初心开启“书香荔林·幸福成长”之路。我们从四个层面构建书香校园:以文化浸润兴趣,以课程引领思维,以活动深化习惯,以评价提升效能。我们邀请“故事妈妈”进课堂,成立“荔林读书会”,寻找“最会读书的你”。2016年读书月,我们在操场搭起百顶帐

篷,举办“书香·梦乡”亲子共读夜,自此推开亲子共读共成长的全新篇章。

我向成千上万家长分享这种家庭教育新模式。每次反馈都让我更加确信:教育改善从阅读开始。2017年荔林小学在“阅读改变中国”年度评选中荣获“年度书香校园”。这份荣誉属于每一个相信阅读的荔林人。

**走向生命在场的阅读。**2019年回到前海小学,我提出“阅读应为儿童生命成长需要而设计”,推行“生命化阅读工程”,直指成长中的孤独、依存等根本问题。在首次全校家长会上,我向家长宣告:让我们用阅读来实现家庭教育的所有目标。

我们牵手“亲近母语”,以中文分级阅读深化书香校园建设。每日清晨,孩子们在诵读中辨识文字、涵养诗心——这是最纯真的“生命在场”;我们培养种子教师,带领各班依托“快乐读书吧”拓展经典,开展班级图书漂流,目标指向学生小学6年不低于145万字的课外阅读量。

为推进自主阅读,我们创设了多主体阅读活动:我发起“校长书斋”共读计划,邀请师生选书交流。一位共读《大学》的学生说:“现在在我明白读书是为自己而读,要努力成为对他人有用的大人。”我们还组建班级书友队、百班千人社团,成立教师“海心岛读书会”,曾共读尚荣《儿童立场》并出版实践案例集《守望儿童》。家长共读学院则鼓励撰写改变家庭的案例《比海洋还宽广的心灵》……通过经典诵读系列化、主题阅读拓展等策略,以及提升校园书香、联动家校等路径,我们努力构建一个滋养生命化的阅读生态系统。

前海小学将目光凝注于儿童,为成长需要设计阅读,在生命化阅读中践行生命化教育,让生命的行为更有力、精神更美好。而我们每一个用心的人,都能以阅读创造自己的精神原着。

(作者系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(集团)前海小学党支部书记、校长)

## 为特殊孩子播种书香

□ 曾桂林

一年前,若有人提议为学校这些特殊孩子打造“书香校园”,会引来一片复杂的沉默:以前搞开放式书柜,那些书不到一两天就被学生撕毁了。在许多老师心中,“书”与“这些孩子”之间仿佛隔着一道透明、坚硬的墙,直到学校党总支书记贺雄的到来:“书被撕毁,不是结局,而是阅读的开始。打造书香校园,首先孩子如何‘拥有’一本书。”

**破冰:从拥有一本书开始。**贺雄书记申请加入专为特殊儿童提供适配绘本与阅读指导的“七彩盒子堆堆计划”,第一批绘本被郑重摆上了开放式书架。然而不到一周,不少绘本就被撕毁了。

看着破损的书籍,贺雄书记召集教师开研讨会,“对于我们的孩子,阅读首先是感知,是触摸书页的质感,是指认画面的色彩,是聆听故事的声音。他们的‘读’和我们想的不一样。”老师们开始转变角色,从看守者变为引导者。他们利用立体书、触摸书,让孩子用手指“感受”故事;配上夸张的拟声和动作,把情节“演”出来;更多时候老师就陪坐在书架旁,随时准备带领孩子进入故事的宇宙。

改变是缓慢而深刻的。撕书声日渐稀少,书架前专注的身影无声增多。孩子们会拉着老师的手指急切地指向画面,模仿仿故事角色发出唧唧呀呀的声音,会在听故事时展现出难得的宁静与沉浸。那些曾被撕破又被师生用透明胶带小心修补好的绘本,成了书柜里最受欢迎的“宝贝”——它们的伤痕成了师生间一份静默的契约。一学年来,绘本总量已达到2700余册,生均拥有13本。那道曾经横亘在“书”与“孩子”之间的墙,在书页翻动的沙沙声中悄然消融。

**深耕:在推荐之上做“加法”。**当孩子们开始亲近书本,贺雄书记的“教师共读计划”也随之启动。当时,浏阳市教育局正大力推动读书工程,每年为教师推荐4本教育书目。贺雄书记又做了“加法”:在完成推荐书目阅读

之外,再读两本,学校买单。

起步之年,他精心指定了《活着》与《人生没什么不可放下》。分享会上,一位青年教师哽咽道:“以前我总焦虑孩子为什么学不会。现在我懂了,我的任务不是改造他,而是陪伴他,让他成为自己最好的样子。”到了第二年,他果断将选择权交给教师。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《苏东坡传》……这些与特殊教育看似无关的书籍开始出现在老师的床头、书桌。一位教师分享读《苏东坡传》的感悟:“我们的工作,或许就是帮孩子找到内心那个安宁的‘故乡’。”

这份思考悄然回流到课堂。让特殊孩子爱上绘本成为教研的核心主题,各班级自建的小型绘本库也悄然兴起。书香校园的底蕴便在这光影交错间沉淀得愈发深厚。  
**绽放:在修补的痕迹里发现爱。**不久前,学校被评为“堆堆盒子计划首批优秀试点校”,而“绘本交响曲”活动便是这场变革最生动的庆典。当曾经撕书的孩子庄重地展示自己班级的画卷,当全校孩子用简单乐器奏出生命的节奏……每一个瞬间都在重新定义着阅读重塑教育的可能。

学期末清点,约500本开放绘本中有30多本不知去向,更多的书则被翻得皱皱巴巴。面对这个数字,贺雄书记却看到了另一面:“这说明我们的‘开放’是成功的——那‘丢失’的几十本或许正被某些孩子当作最珍贵的秘密,藏在枕头底下;这些在架上的书被翻皱、修补,才是它们被真正爱过的证据,这比它们崭新地躺在书架上要上好一万倍。”

回首这段时光,阅读之路从“撕毁”通到“修补”,从“无从下手”走到“共谱交响”。这片曾被标记为“阅读荒漠”的土地上,如今书香弥漫——这香气是知识,是耐心与智慧,最终是爱。而这一切都始于一位书记坚定的播种。

(作者系湖南省浏阳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)